往事如歌

内容提要：

我们要在黎明前准备午餐

大学生们似乎是在一夜间醒来，知昨是而今非，发现"天之娇子"的桂冠早已荡然无存。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又将去何方？站在毕业的门槛上，望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不免"伤逝"起来，回想"在酒楼上"的岁月，心头不禁为之一颤，几行清泪已滑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爱人在别处

爱了，痛了，恨了，醒了…… …… 2
玫瑰与诗 …… 3
红雨伞，蓝雨伞 …… 5
卡拉 OK 厅中的变调曲 …… 6
真情游戏 …… 7
爱情麻辣烫 …… 9
模糊概念 …… 14
想说恨你不容易 …… 18
想说爱你不容易——致烨 …… 22
永逝的玫瑰 …… 25
感谢你，风筝——别蕾蕾 …… 26
爱在别处——致烨和蕾 …… 26
往事如歌 …… 29

第二章　初恋不可承受之重

青苹果 …… 33
迷梦 …… 35
往事 …… 36
杉木堆上的初恋 …… 38
青色情网——初恋季节 …… 40
多情的季节 …… 42
轻舞飞杨 …… 44
偶遇往事 …… 46
情殇 …… 50
悠悠往事 …… 52
丁香姑娘 …… 54
别离初恋 …… 56
缘 …… 58
家常初恋 …… 59

第三章　爱无法预约
——永恒的怅惘

千纸鹤 …… 62
火柴天堂 …… 63
联谊风波 …… 65
咖啡之约 …… 67
选择爱情——写给女人 …… 68
狼爪的传说 …… 70
残梦 …… 73
那酒杯，我们一约十年 …… 75
原本不想恋爱 …… 77
紫雪糕 …… 79
永远《黄丝带》 …… 80
伤心京都梦 …… 82

导　言

我们要在黎明前准备午餐

大学生们似乎是在一夜间醒来，知昨是而今非，发现"天之娇子"的桂冠早已荡然无存。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又将去何方？站在毕业的门槛上，望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不免"伤逝"起来，回想"在酒楼上"的岁月，心头不禁为之一颤，几行清泪已滑下。

2000 年，不同寻常的 2000 年，机关分流，企业下岗，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尝到了就业难的味道。正所谓"过了独木桥，还有一座立交桥"。四年前，当我带着纺织了十几年的玫瑰梦踏入这座金色的城堡时，我们曾是那么自豪。可是现在，在都市清冷的街影里，我们又是怎样的一种失落。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太阳升……"一直以来，首都在所有外地人眼中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有人说"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间房"。走过了四年的风花雪月，血气方刚或如花似玉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城市的温馨，有谁还想重回偏远的不知名的小城呢？可是，留京，进大城市都又是谈何容易的事……

有一位大四毕业生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从新华社到人民日报再到都市生活报；从中外合资企业到国有企业到民营公司；我就聘过记者、采编、拼版、会计、出纳、老师、营销员、业务员、联系过大大小小有二三十家单位，笔试、面试、复试，最多的一个单位来过五次这样的程序……"我真心祝愿这位朋友如愿以偿，实现自己心目中的都市梦幻。

毕业，爱情的终点，情感的坟墓……为着一张北京户口，她选择了放弃然后又有着一个新的选择——她放弃了相恋四年的男友，头也不回地拥进一位大款的臂湾。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走在人生的道上，不知道有多少恋情调落在毕业的枯枝上，不知道还会有多少纯情的故事无声无息地消失……

就要毕业了，这是严峻的事实，不少大三的学生也感受到了现实的冷酷无情。该行动起来了，有一位哲人说过"不要在黎明之前就准备午餐"，我想，黎明一过，恐怕我们的面包就被抢光了。临近毕业，或还是大一大二的学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来吧，看看师哥师姐们坎坷的求职经历吧，或许，当毕业的钟声在你身边敲响时，你会少一些惊谎多一些自信。

……

让我们在黎明前就准备午餐吧！

第一章　爱人在别处

爱了，痛了，恨了，醒了……

姜华

大二那年正月，我从家返校。在去省城的火车上，我看到了他，还有他的妻子。

隔着过道，我们的位子斜对着，一路上他都户着窗外，只给我一个侧面的影像。他的头发向后梳着，很平常的发式，然而有无法抹杀的个性。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也也是颇具个性的。我留意着揸他。我想他一定觉察到了，偶尔他的目前也会瞥过来，很黑很亮，有黑很亮，有没空的力量，还带着点儿淘气的戏谑。这令我的脸微微地有些发窘。

临座几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邀他打牌，他加入了。我心里面不由得为那几个男孩悲哀了。相比之下，他的轻谈浅笑和不动声衬得他愈发像孩子。他没有很投入地在打牌，却总是赢家。他的举手足都露出一种子成熟男性的风范，让人心动，让人心动。

5 个小时的车程不能算长。下车时，他帮我递了一下包。我笑笑，接包，道谢，然后说再见。

回校后我忍不住要向同寝室的人说起他。有人打趣我。我便不再提起。

大三下学期，我回家乡的日报社实习。我穿过资料室一排又一排粗笨而阻隔的柜子找我的实习老师。

一个人在伏案查阅。是他！

我立住。不动。

他抬头。没有表情的脸。

案旁是窗。我和他之间，有阳光幻的尘柱在舞蹈。

良久，他笑了，是你，他说。

我也笑了。是我，我说。

第二天便跟他出去采访。

他是出色而尽责的老师，我是聪明而努力的学生。我逐渐可以独挡一面，不久以后，我就独立发了很多稿了。

可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尴尬。我们刻意避免接触。在迫不得已的独处的情况下，笼罩着我们的，往往是长久而难耐的沉默。偶尔，他会找两句闲话把时间打发过去。这避免不了要谈他的妻和子。这时的我认为这是个最无聊的话题。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他对自己艰难的防护。

那次，他说起了 4 岁的独生子的一件趣事。他沉浸在那种完全而单纯的父亲的快乐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忽然很烦躁，冷笑一声打断他。我激烈地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失去爸爸。"

他嘎然而止。

大四，我准备考研，可是状态极差，我只是人整晚整晚呆坐在教室里，但收效却是一无所获。

初冬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寝室里，传呼机响了起来。楼下有人找我。然后我看到了他，在楼梯的拐角处。

还是那种在人群中一眼就见得到的凌厉和锋芒，可是疲惫而憔悴。

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不必说。只是默默地随他走。

陌生的城市令我们单纯，他带我去了一间幽静的小咖啡厅，我们跳舞。这不是第一次，但是唯一无所顾忌入浪形骸的一次，我偎在他怀里，放纵而沉迷，我殉道一样地向往着一生一世都蛰伏在他的气息和力量里。

我很早就有了一个决定。那晚上，因为有实施的可能，或者因为对押下赌注的恐惧，我激动得不能自己——我要一次和他在一起的经历，从而给自己一点证据。从此之后我的心将死去，因为它活过。

他觉察到了我的狂躁和不安。或者，这也正是他所共有的。

我平静地注视他的眼，没有一点儿羞涩，我知道我在进行着有生以来最为庄严最为神圣的一件事情。我清清楚楚地说："带我去你那儿。"

他定定地瞪着我。眼睛里有无数种眼神在打仗。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我感到他打了一个冷颤，我等待着，虔诚又绝望。

最后，最后，他轻轻地然而坚定地摇了摇头，我立时觉得什么东西轰然关闭了。我震撼在那声巨响里，不知身在何处……

我只知道他的胳膊一阵紧似一阵地箍住我，声音嘶哑地说："知道吗，我没有权利，也想负责。我是个懦夫。"

他叫停一辆出租，把我塞进去然后决然地走了。

后来我平静地投入复习，但考研仍然失败。我焦头烂额地四处找工作，最后找到了省城的一家小报。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那是我走前，在一家店里，他拥着他的妻儿在选购食品。

我们都看见了对方。然后我迅速地扭头走开了。在他的注视里。

故事完了。因为这个完了的故事，我才有向你讲述这个故事的心情和资本。也因为这个故事，我的今天变得理智和现实。

玫瑰与诗

雪男

人生的初恋对我而言，是诗，是空间里弥漫飘舞着的水果的味道，是从未看过却源于心灵轨道的影片，不虚无，不脆弱，不易朽，是很难握住又真正苦涩或甜蜜、伤历史感或美

丽的一段珍贵的年代。

从青山白雪的故乡走进钢筋与水泥交错起来的城市，已经习惯于田园生活的本性和大工厂的机械节奏始终不太协调。尘封的日子，激荡的内心，让我在集体宿舍中喜欢独来独往的生活，图书馆成为我的乐园。

在读书的时光里深思与冥想，在纸上与天地间另外一个从未相遇的灵魂交谈，这是青春普通的生活。因此，赶工的间隙，我开始写诗，尝试着和文字一样清洁地活着。

在纸上，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选择墓地

在大海

我死时

一枝玫瑰

开在我的眼眸上

与这首名字叫《玫瑰》的诗篇一同发表的，还有一首诗：

此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多年以后

沿着星光我们共同去回忆

青春只会为诗入醉，好诗应该为赤子共享。当天中午，趁着工友们吃饭的空隙，我饿着肚子，给另外那一着诗的作者写了一封信。

3 天后，我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打开：

雪男：

你好！

读了你的诗，很美，也更绝望。

你的忧郁、你的悲伤缘自何处，将去向何方？

我感觉，你的诗正是为我所写。

我的朋友们都叫我玫瑰。

看到罢免，我很激动，她正是我的收信人；看清时间，我更是惊讶，也是我写信的时刻。

此后，她的信笺总是如约而来，有时夹微小的鲜花，有时只是一第自制的画卡。

我一直在写饱蘸心血贯注着爱情的诗。

相隔不过百余里，我们从没有相见过。

电话随手可握，对方的声音却是彼此的秘密。

一年之后，我远去踏海，随流浪而歌，看日出日落，在星夜里谛听疼痛的潮声。返回工厂，我把玫瑰的来信，把玫瑰的鲜花与图画，把玫瑰的琼瑶小说——收藏起来，接受了另外一个少女的祈求，很快就以柴米油盐筑起了一个蜗居。

我不想知道玫瑰没有诗的日子是不是流过泪水。然而，就在我闪电的婚姻不久，玫瑰喜气洋洋地来信让我祝贺她考上了东北财经大学，我无言以对。

只是以后每一年的 2 月 14 日，我写一封信给她，至今已经多年。

没有谁拒绝过，也许从来就没有承受过。

只有我珍藏的源于玫瑰的笔迹与味道是真的。

红雨伞,蓝雨伞

冯英

滢就坐在我的对面,像往常一样打印着文件。她白皙的脸宁静如水,一又纤细的玉指在键盘上有节奏地跳跃着,发出清脆的嗒嗒听声响,所不同的只是变换了一种发型。

一切似乎都有很平静,但我却有一种说不清感觉:今天她一定有非常的事情。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教我无法平静,有时我索性放下笔与同事们神侃。但这个总是一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的心,我的脑。

我坐在办公桌前,且手指像弹钢琴一样敲击着桌面。这是我智慧的源,每当我遇到难题时,就是从这笃笃的敲击声中得出答案。——哦,对了,今天一定是滢的生日,我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

迷团开解,但种新的意念又自心底油然而生——今天我一定要留下来陪她,为她唱生日歌,祝她生日快乐。虽然边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但我却觉得必须这么做。并且非这么做不可。

滢今年刚从某所政法学院毕业,说起来远东律师事务所还真有点儿意思。凭她的条件毕业后找份工作本不该太难,可她奔波了整整三个月仍一无所获。而我则更有意思,早两年就开始想找个律师助理,但由于"吹毛求疵",而一直是"知音"难觅。直到在人才市场遇上她,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一下子决定选用她,而且非选她不可。虽然她并不漂亮,也并没有什么特长,但在她身上却有种说不出的东西,紧紧揪住我那颗一向孤傲的心。

不知不觉地又到了下旧调重弹时间,不知什么时候竟刮起了大风,卷来满天的彤云,使劲地摇撼着窗户。同时远处响彻云霄起一阵轰隆隆的雷声,稀哩哗啦地震落下满天豆大的雨点。

"哇,下雨啦!"阿红使劲才喊。

"赶快走!"阿杰边说边向外跑,大伙儿立刻响应。

人们叽叽喳喳地埋怨,悉悉簌簌地抖动雨具,好一阵子,喧闹的大楼才沉静下来。我和滢都没有动,她住单位宿舍,因为她家远在一个偏僻的小针,来远东后就只能住单身宿舍。自从她来后,我那乱糟糟的桌子从此变得干净整齐,并且每天上班端起杯就能喝到一杯暖暖的茶。当然我有时也会给她以莫名奇妙的帮助,真的,不知为什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缘"吧。

我起身关好窗户,拉上窗帘,把所有的风和雨都关在窗外——这时需要的是宁静。我们俩谁也不说话,室内只有她嗒嗒的击键声。只是速度渐渐地有些慢,而且有些杂乱,不断地听到回车键跳动。

已是掌灯的时候了,我能猜得出这会儿妻儿肯定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着做晚饭,

我们的宝贝独生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他的动画片，但这些渐渐地都被滢那如瀑的秀发冲淡了。

"滢，去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说我今晚加班，晚饭不要等了。"我只有在没第三个人的时候才这么叫她。

她停下来，但却没有动，盯着天蓝的屏幕，淡淡地说："你还是回去吧。"

她是个好姑娘，虽然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却飘着一缕幽幽的无奈与伤感。她总是宁肯欺骗自己也不肯欺骗别人。说着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那是一把红雨伞。

"我……我可不可以……祝你生日快乐？"望着她，我结结巴巴地不知开始怎么表达。

"谢谢！"她的声音有此发抖，虽然她低下头，但我还是从那一瞬间看到她那双眸里闪动着的泪花。说着她把伞递给我，轻轻地走到窗前，像刚才一样重复着："你还是回去吧。"然后拉开一角窗帘，像每天下班后一样静静地望着窗外，延长着我们相见的分分秒秒……

我默默地走到她身边，轻轻地为她拭去两腮的泪花，吻了吻她的前额，想给她以诚挚的祝福与安慰。可一股罪恶的冲动竟使我周身的热血如火山似的沸腾起来。教我倦倦地把唇移向她的脸颊、双唇……

"宇宣，宇宣——"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我立刻放开她，弹簧似地跳开到一边，顿了顿去开门。

"给你伞，雨小点儿了再走吧，反正饭还在火上给你热着呢。"妻水人似的一进门就喊，并不由分说塞给我一把蓝伞。雨瀑吞没了两个女人的身影，那晚的雨越下越大，我揣着两把雨伞，淋着雨回家……

卡拉 OK 厅中的变调曲

北京·烨子

想知道什么是快乐人生吗？此岸是愁、是苦、是烦恼人生；彼岸则是喜是欢、是快乐人生。舌间的红酒，杯里的女人筑成了多光闪闪的彼岸……

这仿佛不是一座城堡，而是一陈狂风从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刮来的冰上浮雕。住在城堡里的人，正大肆卖弄跑调的歌喉，街道上，行色匆匆的人，往往屏声聆听——他们敢闻而不敢前。

不知何时，这座富得有点贫穷的小城，已经拥有了文明得可以的卡拉 OK 厅。

真是春风铺面，千树万树梨招开，转眼间，一家又一家，各色抬牌，标志和夜间闪烁的多彩霓虹灯，提醒欲要销魂的人们最有活力的最佳去处。一阵"宝马"溜烟，一趟"奔驰"加速，空着摩登的男人和女人从黑漆漆的车窗钻出来，寻找曲径通幽的渡口。一线幽幽的红地毯，一丝飘出的暗香，恰恰恰成了登陆者们的水上横梁。

有幸登陆的人们，当然是人中豪杰，他们是有所建树的成功男人，抑或是姿色诱人的绝代美人。此岸与彼岸，横隔一个遥远的梦，他们凭着智慧和机遇，胆识和勇气，抑或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更加高明的东西，终于好梦成真，登上布满黄金和美色的彼岸。众人皆知。此岸是愁、是苦、是类恼人生；彼岸则是喜、是欢、是快乐人生。如此的城堡，好像专为彼岸的男人而构建，他们不是腰缠万贯，就是高高在上、特权在握。成功的男人，往往是白天辛劳，晚上犒劳，温馨的城堡垒变成男人们养精蓄锐的幽幽港湾。舌间的红洒，怀里的女人，让他们重新复苏到青春的最高潮。是的，他们也太累了，商场如战场，官场如球场，明枪暗箭，你欺我骗。冥冥中，他们从复要而酝酿的角斗场，明暗渡陈沧，闪烁的霓红灯很自然地把男人们引上了另一个临时的伊甸园。在这里，他们谈成了白天谈不成的买卖，有了意想不到的额外惊喜。暧昧的室内灯，眨巴着不可千人的眼睛，原始的欲望空越冰冷的表情，如蛹壳的身躯激荡着黑暗的河流。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扭成了一团团干枯的松树皮；可亲可敬、盛气凌人化成了一滩滩污浊的黄泥水。

猪的本性，还在唱歌的时候，就已经时隐时现，急不可待的目光，早已化成了千万只多情的手，抚摸着沙发另一边的女人神秘的地方。那些伟大的偶像般的男人们；那些指点一小壁江山的男人们；那些发散着灿烂光辉的显要的男人们，在丰满与颜色的诱惑下，早已变成一堆蠕动的料肉，弃在一旁的话筒，仿佛是不知趣的顽童，哼哼的戏曲，原本已化成城堡的的节目保留。

城堡里的女人们，大都也是国色天香，妖好的面颜惹得每个男人怦然心动。她们也要竞争，在那些贪婪的目光中心情地表现着自己的见效。在这四季如春的屋子里，她们永远不必顾及外面的冷暖——小背心、超短裙、透明衫，仿佛裸露大片大片白色的面积才是她们的价值所在。也许包裹起来的大腿、腰、肩永远触不到黑暗中那一双双窥探者的眸子，所以，这里执行着另一套独特的逻辑。当一面肥大的身躯和一脸乱长的胡须靠上来的时候，妖小的她们温和地迎了上去。客人走后，她们擦净脸上的脂粉和男人们的唾液，身边还回荡着男野兽般的喘息。她捏着一大把百元大钞，脸上不知不觉爬满了像哭一样的微笑。几个小时的温柔，换来了个农民几个月，抑或一年的收入，也们能不"高兴"吗？

她们的身世说起来很平凡，绝不是外星人降临。抑或是穷山恶水的姑娘，抑或是现代都市的下层人士，抑或是其他无法想象的姑娘。他们不愿干活，不愿死守那穷得叮铛响的山窝窝；她们不愿过着清贫得一日三餐啃大白菜的生活……当初的她们，还是那么胆小、无知、日子一长，却已是通达人间情，洞察男人心。

这是怎样的一城堡？这样的城堡溶进了男人们的高声欢唱和女人们的低低凄吟。这是怎样的一座歌厅？变调的乐声渗入这座城市的上空。

真情游戏

中央民族大学　李逸飞

爱是有痛感神经的，不要轻易角动它，否则游戏一时，痛苦一辈子。

刚上大学时心情很糟，远离了家，远离了亲人，远离了熟知的朋友，而大学又并非想

像中的浪漫完美。军训过后，突然松驰下的心和身体，轻飘飘没有了依靠没、有了理想，没有了追求，只是稀里糊涂的挥霍着青春。

我开始想谈恋爱。

因了一件小事，我同宿舍里的老六吵起来，很惨烈，结果，是她哭了，尽管她的言语比我还要恶毒。我无泪。夜晚，长我两岁的老大劝我说，其实人和人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各退一步迁就一下对方也就过去了，在宿舍里都混不好，今后在社会上怎么立足呢？我不大懂，但我终于收敛了一下，随和了许多，压抑了许多。

老六很得意，不仅是我似乎终于低了头，而且她有了一个又高又帅的男友哲。后来，双方宿舍又成了联谊宿舍，一起玩了几次，每欠我都有意无意地打扮得妖艳迷人，从在哲旁边。我知道老六会瞪我，我依然如故，我想知道，我是不是不如老六。

在一次酒醉之后，我倒在了哲的怀里。我知道老六在看我，不知该不该把我拉出去，哲笑笑说，她醉了。把我抱回宿舍。

我和老关系越来越僵，同宿舍的人似乎也认为我太过轻佻随便。

我开始追哲，无所不用其极，打围巾，折星星，写诗，野游……我看得出，他并不排斥我，可是，他喜欢我吗？我有些患得患失，同时也在说服自己，这只是一场游戏，与老六相比，哪一个会是胜利者？

但大家都很累，无论是老六、哲、还是我。我想要一个结果，无论成败。我折了一对纸鹤给哲，寒假里情人节那天寄给他，对他说，若选择我就寄还一只，若选择她就全部寄还。我等了许久，等来了只纸鹤，我赢了。

开学时，我才知道，上学学期哲竟有两门功课没有及格，我很愧疚。

我们之间很和谐，我庆幸自己有了一个很好的玩伴，有这样一个朋友，时光不再难熬，尤其看到老六落寞的情形和恨恨的眼神出鬼没，我总会有几许自豪。但是，我的世界却似乎越来越小，我的圈子里似乎就只剩了哲，所有人都离我而去他们看下起我。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了哲，但当他说要到我家去见我父母时，我慌张地躲避，游戏是有规则的，我不能让它过火。

一个以前我曾"暗恋"过的男孩写来了信。在几番思量后，我向哲摊了牌。我告诉他，从最初我就是在游戏，我对他的感觉越来越模糊了。他苦笑，说，你现在还以为这是游戏么？难道离开他，心理不会难过么？他原谅我最初的恶毒，但他确信我现在不是游戏。然后，他又说，非我不娶。我开始说，你是那么不确定吗？我等你，如果你结了婚，我就等你婚。

我们分开了一段时间。

在没有他的日子时，蔓延开来，似乎每第个东西上都有他的影子，每夜的梦里，都有他的影子，每夜的梦里，都有他看我的眼睛，我明白了，真情是不可游戏的，这已经不再是游戏了。

我去找他，要他陪我去打一个电话。我告诉那个男孩，我身边有个他。然后哲付了钱。我望着他，笑笑说，我还不起你的钱，怎么办？他没有笑，看定我，说，其实，你欠我的，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

爱情麻辣烫

中央民族大学　倪英

经过多少曲径通幽、抑暗花明的穿梭，经过多少苦苦的守候、飘雨的黄昏。爱，让我们心灵在时光中品出了永不散去的滋味。

世界上飘飞着无数爱情的花絮，各自展现一份风情与美丽。最终找到落脚处的，幸福自不多言；没有找到的，自然有些感触。周围演绎着千千万万个爱情故事，也演绎着形形色色的悲欢离合。或耳濡目染或身临境得多了，便学得它就像家乡重庆的麻辣烫，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一、酸：流动的目标

健有一张帅气十足的国字脸和挺拔的身躯。整个人往你面前一站，便让你感到黄沙岗上钻天杨的潇洒与伟岸。

健在年级品学兼优，但情场很不得意，先后谈了几个女朋友，最后都像外星人的飞碟一样神秘地来又神秘地消失。

在他和江南一美女分道扬镳后，我忍不住问："兄弟，你是不是把爱情的目标定得太高了，选女朋友要像皇帝选贵妃般挑剔？"他摊开手双手说："要我真是皇帝，也用不着这么费事。现在女孩也真怪，漂亮女孩表面魅力四射，内心浅薄至极，还伴有几分可耻的妖气；心好的女孩呢，带着逛街像跟奶妈走路一样，对不住观众。要想驰聘情场，俘虏情侣，难于上青天啊！""我是怕你的热情像稻草一样在众女孩身边燃烧，最后不足以温暖和征服另一颗心。"健大笑着猛力摇头。

一天健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又找到了目标。她是法律系的。我见过那女孩，才貌双全，气质相当不错，配健恰到好处。我说兄弟这次可得锁定目标，别让爱情的小鸟又飞走了。

后来听说健跟也粘上了。感情似乎不错。可不久健哭丧着脸拉我去操场时说："我们又吹了，她在校学生会做事，又任一个社团主席，眼光很高。她总把我当成不谙世事的小弟弟看待，弄得我好尴尬；而且每当我谈及爱情时，她都会给我上哲学原理课。""那也好，如果一份感情不会给你带来快乐，总是令你难过的话，还是不谈的好。"我劝健忘掉这一切。

健就跟那位女孩断了，接着又找了一位经济系的女孩。那女孩有一张诱人的瓜子脸和一头飘逸的长发，一颦一笑风情万种。大家认为这就是健的最好目标。健成功地请她看了场电影后，痛痛快快请哥们撮了一顿。健当时意气风发，谈笑风生。

然而，在一个秋雨萧瑟的夜晚，健醉醺醺地撞开宿舍的门，第一句话就是："爱情的鸟儿又飞走了。我这才知道我太天真了，以为爱情就是爱情。可谈过的每个女孩都说物质是爱情的基础，总是闪烁其词地打控我的底细。我坦白告诉她，我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

的农民的儿子，一没有钱，二没有地位，我只有一腔真情，你要不要？结果呢，她们都有走了。我已不想再谈感情，等我做出一番大事业后，自己成为别人寻找爱情的目标，由别人来找我！"大家慨叹了好一阵子。

从那以后，健再也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过爱情的事，上教室和图书馆的次数更频了，人也消瘦了好多。

二、甜：上天注定的缘份

遇见慧的那一刻，我心如鹿撞，浑身升腾起一股与她缔结姻缘的强烈感觉。慧身着白衣花裙，飘飘如仙，笑声洒了一地，比金色的阳光还灿烂。

后来我惊喜雪现我们都效力于学校一社团，于是有了很多接触与交流的机会。渐渐地，我们发现心扉都彼此敞开。第一次牵她的手是在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们也醉了，孩子般地拉勾，大声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然而日子一长，我们发现了许多不和谐。我想当一名政治家，她说我没有大腕风范；她想当名记者，我说她吃的"草"少，挤出的"奶"不好；她攻击我善良得傻了；我讽刺她故作深沉……有一天我俩去散步，长时间无语。当我送她到宿舍时，她忽然扭过头对我："英，我觉得一切真没劲。"我顿沉身心被子掏得空空如也，不由呆住了。猛风阵阵吹过，豆大的雨点不合时宜地打在我们身上，也打在心上，冷极了。

最后我咬着牙向她道别，却拉住我的手说："我们在雨里站上一夜好吗？""为什么？""你听过范小萱的一首歌吧？歌里说：'那天，我们站在树里淋雨，我看见你头上有一片树叶。如果这雨下到明天还不停，那么我们就相爱到永久。'""你是说让上天来裁定我们的缘份？也好，如果这雨下到明天十点就停，我们拥有的就是上天注定的缘份；否则我们只是在空间交叉过的异面直线。"慧扬起满带着雨水和泪水的脸，稍启朱唇还想说什么，我狠心扭头溶入雨里。

那一夜，我在风大雨骤的操场上徘徊，活脱脱成了一只落汤鸡。我浑身打着寒战，开始什么都不想，只盼望雨早点停。

凌晨一点，大雨倾盆。我心中空白一片。

雨点，雨越下越大。我感觉身心都被悬了起来。

三点，雨仍然很大。脑子里全是慧窈窕的身影，我这才知道她已根植在我灵魂里。

四点，雨没有停，我开始懊恼自己为什么把自己本可以系牢的姻缘轻易地交给上天来裁定。

五点，雨还是没有停的迹象，我感觉整个身心正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坠去，想爬都有爬山不回来。

六点，雨仍然没完没了地下着，我觉得愁丝紧绕，灵魂慢慢死去的我竟毫无知觉地靠在淌水的铁栏杆睡着了。

醒来已是九点过了，周围还是雨水统治的世界。我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拖着沉重的步伐，却不知该往哪里。九点二十分，我几乎绝望得疯狂了。我将失去慧时才掂量出她在我心中的真正价值。不由悲从中来，诗意倾泄："这一刻/爱神的冷箭再也空不透两颗心/冷了/曾为我燃烧的激情/眼里渗透出的痛苦汁液和雨水搅成一团/别了/我爱的情

侣。"

九点半，雨小了些，可我不得不折叠我奔放的热情。九点四十，雨竟住了，我狂喜的心几乎从胸膛里跳出来。我飞也似地冲时一个鲜花店，抱起十八束玫瑰直奔慧的宿舍。

慧走出寝室，眼睛红红的，看见我，努力拼凑出一个笑容。"雨夜好长啊，现在雨停了。"慧悠悠地说。"还不到十点"，我说，"上天注定的缘份，让我选定了你。"

慧怀抱着火红的玫瑰，晶莹泪又流了下来。她鸟儿般地扑进我的怀里，哽噎着说："英，即使雨不停，我们也要相守。我想通了，没有天生和谐的感情，只有在爱心的簇拥下交流磨合，最终才会合二为一。过去我感到提不起劲，不是你给我的太少了，而是我要求的太多了。你能原谅我的任性吗？""过去的已经过去，只要我们把握了现在，那整个生活都是充实丰富的。上天把你交给了我，别愁眉不展，笑一个好吗？'

我先向她展示了一个夸张的笑脸。慧好不容易止住泣声，先背过身，擦干眼泪，猛地转过身，笑脸如一朵玫瑰在我面前尽情开放。路人纷纷侧目，我们手拉着手，朝他们的背景耸耸肩，一齐扮了个大红的鬼脸。

三、苦：暗恋

常听人说暗恋是深夜里散发幽香的茉莉，只闻其香，不见其花；又说暗恋是开了花不见果的玉兰，能够成为多年后一丝甜蜜的回忆，一缕温馨的牵挂。可我觉得暗恋不仅像哑巴吃黄连，不光苦在嘴里说不出来，而且能苦到心里。

初次暗恋的女孩叫梦云。迷上她是在军训期间，当时男生们刚从高中升入大学，大家都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老爱对身边的女生评头论足。我记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特别热衷于此，几乎每晚都要组织一个高级裁判团给边队女生打分。一次提她是，宿舍其它兄弟无一例外地给了 9 分。那一夜我没睡好觉，觉得到处都是她脉脉含情的目光。

梦云有模特一样好的身材，双眉如黛，鼻如瑶玉。她能歌善舞善舞，性情开良，不仅是官兵的舞蹈演员，还是连队优秀通讯员。时常见她像一只欢快的百灵，带着圆润动人的嗓音，从同学们身边飞到教官身边，从舞台飞到广播台。我的目光老跟着她跑，好几次神不守舍，气得教官想踹我几脚。

我很快从一个忧郁的大男孩变成连队的活动积极分子，每次休息时我都争着为大家表演节目，唱唱民歌，跳跳民舞什么的。每次我都有故意靠她很近，希望她能注意我。可不论我表演得多投入，瞅她的目光多么热烈，可她仍然与其它人一样，礼貌地鼓几声掌、叫几声好。还刻为增加与她见面的次数，我非常勤快地端茶送水，而这些琐事是我平时不乐意干的。

有一次收操后，我借口谈通讯稿的事，约她晚上出来，她笑笑说："你的水平高，让我帮只能帮倒忙。"我愣在原地，心中油然升起沉重的失落感，脑海中千百遍说："梦云，你该知道我的心，它等了你多久。"

军训结束后学习很紧张，难得见上几面。偶而在食堂碰头，只是打声招呼而已。我想一有机会便向她倾诉衷肠，她也会在我紧绷的心弦上弹出悦耳动听的乐音。半学期后，却见一个英俊的男孩挽着她在树林里漫步。当时我的以仿佛被人用烧红的火钳从胸膛里掏出来，搁在铁砧上打得面目全非，那情形让我难受极了，一个人不知在外徘徊了多

久才回宿舍。

第二个暗恋对象叫雅迪，长着长长的柳叶眉，玫瑰花瓣一样的唇，总是带着浓浓的京腔。第一次见面我不知是喜欢上了她的声音，还是喜欢上了她的人。那晚月华似水，我正坐在校园的长椅上欣赏夜景，忽见皎洁月光笼罩的草地上，一位一身白衣的少女抱着琵琶轻轻弹唱，那张冰雕玉琢的脸映亮了月光。我感觉神魂被带到了一个空明的境界。

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她的名字，于是我常泡图书馆，听讲座，踊跃参加音乐协会，千方百计寻找接触她的机会，但是一一都失败了。热情澎湃时，我常隔着窗户呼喊她的名字，甚至写出匿名情书，希望她能烘干一颗"湿透了的心"。她置若罔闻，继续读她的书，走她的路。我忍受不了那种暗恋的痛苦，委托一位朋友牵线搭桥。没想到朋友大笑说："早已名花有主了，护花使者乃是你们音乐协会会长。"我目瞪口呆，想不到长久的依恋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好像有人硬从你嘴里抢去糖块，又给塞上一个苦胆似的，口苦心也苦。

第三位女孩叫明兰，她不但人美，工作能力也强，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在一次与外校联谊晚会上，她超凡的口才，良好的形象一下子攫取了我的心。后来只要见到她，我都要把她的音容光焕发笑貌根植在心里，总觉得我俩都有被一条看不见的姻缘之线系得紧紧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她跟别的男生在一起，我常理解为工作的需要；要是她有稍微亲热的举动，我总是嫉妒得要命，几天不见她，觉得衣食住行毫无意思，学习上也提不起半点兴趣，心中被思念的痛苦填得满满的。

一次周末晚会上，我看见她跟一位风流倜傥的男生相拥相抱，刹那间血脉猛张，怒发冲冠，身体几乎要爆炸成碎片，双脚似已不是站在大地上，整个人变成了茫茫宇宙中一粒飘浮的尘埃，我已不清楚当时具体做了些什么。

至今，当我把这一段暗恋史从记忆中剪辑出来的时候，内心仍然很痛苦。我不知是否是一个爱情完美主义者，老是去追求那种设计得很完美的幸福，所以总是受伤，总是沮丧，但我知道，只有直面痛苦并打倒它，我才能在爱情的废墟上稳稳地站起来，抓住属于我的那份幸福。

四、辣：匆匆

我身高 1.81 米，方脸大耳，不知算不算南国潇洒的大男孩，尤爱舞文弄墨，擅长写出一些缠绵婉约的诗。了解我的人都称是一颗多情善感的种子，只要有合适的阳光雨露就会发芽。

我 19 岁时，告别亲人和朝夕相处的女友背起行囊来到北国求学。没有了往日风花雪月的浪漫，失去了枕风赋诗的雅趣，我觉得身边空荡荡的。一个人徘徊在大学的校园里，郁闷总是堵塞灵感。

一天晨读时，我邂逅萍。萍当时空一件雪白的风衣，披一头飘逸的黑发，披着冰雕玉琢的脸，娉娉婷婷地空行于微凉的晨风中，仿佛是一枝傲立无瑕的玉兰，看得我心旌摇动。"我理想中的伴侣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想。我的女友在我面前表演的，大都是坚强不屈的假小子，给我视觉上的感动太少了。于是我渴望结识萍，寻找独特的一份诗情画意。

一次路天 party 上，我又遇见了萍。萍当时身穿浅蓝上衣，配着淡绿的长裙，在迷离的灯光下显得楚楚动人。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有了浪漫的情调，于是主动请她跳舞。几支曲子下来，我得知她是中文系大四生，也钟情于诗歌。舞间休息时，我和萍谈起了雪莱，普希金、徐志摩、余光中等，交流着各自的心得体会，思想时时碰出耀眼的火花。晚会结束后，我和萍自然而然成了朋友。

我后来总是创造各种机会和萍呆在一起，我喜欢她充满诗意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以及她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忧郁。她似乎也愿意和我呆在一起，在诗歌营造的天堂里自由翱翔，但她从不在儿女情上显山露水。我也不知该把我们的关系定在什么位置上，因为我既要对女友的承诺负责，又要让现实适应一下理想，充实空虚的心灵，委实有些困难。

一年匆匆过去了。萍就要离开学校走入社会。我望着为萍写满满一本诗集，心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有翻腾。

分别的那天早晨，我默默送萍走了好一段路。"英中，你知不知道我已有男朋友？'萍后来直视着我的眼睛问我，我诧异了半晌说："他在远方吗？你是否经历了几年离别的失落，抑或现实的无奈？'她面带惭色地点头。

"其实我也有朋友的，她也在远方。我体会到现实折磨人的滋味。虽然理想召唤我去追求诗情画意，可谁又能随便更改诺言和不负责任呢。我们的心在诗行里达成了统一，可一切似乎太匆匆。"

"一切太匆匆了。"萍摇摇头说。

"若干年后，你心中还会有我吗？'我问。

"也许吧，我不敢保证这份诗情永在。"

"只是因为一切太匆匆了，是吗？'

萍再没有说话，用力地向我挥了挥手，转达身溶入了人海

四、咸：伞

我总是在下雨时忘记带伞。同学们都说我是一只浇不湿的大鹏，我常自嘲是被枯燥的考研生活折磨得消失了灵性，早已是丑小鸭了。但我酷爱淋雨，因为我知道，背后总会有一个穿透风雨的伙伴和一把遮挡风雨的伞。

伞的主人名叫文静，是我的铁妹，我们一块上初中、念高中、读大学，整整十年积蓄下来的友谊就像一张花不完的支票。但当我日趋成熟，需要的不仅是友谊，而是另一种东西——爱情。我喜欢看文静晶莹剔透的脸和那随时会向你倾诉的眼神。每次我俩擎一把伞回宿舍，我总有一种特别温馨的感觉，浓浓地将我的心裹住。但我不知静心中的想法，所以常用火热的目光逼视静略带忧郁的脸，可是静总是把目光移向他方。

到了考研的攻坚阶段，身心无比紧张。尽管我厌烦单调的题海生活，可是我的成绩仍名列前茅。那时我的教授及系主任一致认为他们手中会飞起一只五彩的金凤凰。除了平时大量的知识灌溉，私下还开小灶。系党支书更是要求严格，常对我进行思想教育，前途指导，怕我不慎滑向一个深渊。我没有反抗的理由和反抗的力量，所以内心无比孤独与寂寞，总是渴望向静倾诉，可是很难找到机会。

有一天，大雨倾盆。我出门故意不带伞。刚走进雨幕就听到静熟悉的脚步声，"又忘带伞了？"她轻声说。"嗯。""那你我打我的伞走吧。""你呢？""我想再学一会儿。""哦……一块儿回去不以能吗？""还是你先走吧！""文静……""怎么啦？""我——我有一件事告诉你。""这里说一样的。"静笑了。"我想说——我喜欢你。"我鼓起所有勇气从牙缝里蹦出那几个字，心突然跳得厉害，好象有一种听候审判结果的感觉。静如花的笑容光焕发顿时凝固了，她愣了阵子才回过神说："我没想到会这样。其实，好久以前我答应了我们系的一位同学。"我脑子里轰地一下炸开了。转过身头也回地冲进雨幕里。静似乎在后面拼命追我，呼喊我的名字，渐渐地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冷雨，声声入耳。

回宿舍后病了一周。再回教室时，再不欢歌笑语，整日将头埋进书堆里，周围一片赞扬之声。

我稳坐在全系头把交椅上，以鄙视的目光看着成绩远远落在后面的静和她那各方面极其一般的男朋友。带着那份强烈的征服感与成就感，我顺利通过了过关考试，被南国最好地 S 大学录取，而静和她的朋友不过进了两个相当没落的单位。

当我登上列车南下时，却看见静手里拎着一把崭新的雨伞。她送给我的第一句话就："南国多雨，出门再别忘带伞。"我冷漠地接过雨伞说："谢谢，祝你和你的男朋友幸福。""男朋友？哈哈，我根本没有男朋友。""那你上次说的那一位。""哦，当时我怕你分心，偏离正常的学习轨道，滑向所谓的'深渊'，故意编出来的。"

我心中突然空洞洞的，不知列车何时出的站，恍惚中静似乎在拼命地挥手，北国渐渐地在我眼帘中退去可是静却在心灵的一角变得不可攀越的高大。有两行泪从我眼里淌下来，流进我嘴里，用舌头尝尝，咸咸的。

模糊概念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毛飞

在恋情真空情况下产生出具有客观性，不稳定性和不明确性的一个或几个单恋对象，曰：模糊概念。

一、释题

我一直想给"模糊概念"下个定义，可每每想起，总觉一言难尽。

的确一言难尽。

初次离家，再无拘束，原本绷得紧紧的神经突然松弛下来，松弛得叫人不适应。松弛到了极至便产生了无聊与无眠，对于大一新生来说往往是同义词——于是有了卧谈会。

这世上内容最丰富，形式最民主，程序最自由，与官僚主义最无关系的会也许只有"卧谈会"了。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会上通常最容易迸出思想的火花，产生鹘事物。"模糊概念"这一概念也源出于此，然而瞩目 2 谈会又是这世上唯一不需要会议记录的会，所以这一概念由谁于何时率先提出竟无稽可考；在这一问题上想来知识产权纠纷难以产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